

魏晋名士

◎ 孔毅 著



5.03

巴蜀書社

96
K235.03

2

◎ 孔毅 著

魏晋名士

已

蜀

書

社

一九九四 成都



501619

(川) 新登字 008 号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任兆祥

魏 晋 名 士

孔 毅 著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东方福利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1 字数 130 千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190 册

ISBN7-80523-603-8/K·127 定价：5.30 元

引言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魏晋名士所处的时代背景

翻开宏大而生动的魏晋历史图卷，我们不禁被迎面扑来的强劲的思想解放浪潮所激动，振奋！我们更是瞩目于在这汹涌澎湃的浪潮尖头上的一群弄潮者。他们生于乱世，长于忧患，却对理想的社会和人格抱有无限的憧憬；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却又鄙视功名，轻视名教，蔑视师传；他们充分享受着时代赐予他们的种种特权，出将入相，宣威朝野，却又否定权威，粪土富贵，崇尚自然，高扬自我。他们尚清谈，美容止，喜服食，好饮酒，善音律，能书画，风度翩翩，多姿多采。他们，就是中国古代魏晋时期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统治阶级中的文化群体——魏晋名士。

名士本谓知名之士，也称“名胜”、“名流”等。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之句。郑玄注：“名士，不仕者也”，即所谓“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礼记疏议》）至于作为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统治阶级中文化群体的一种称谓，中国古代

则有“东汉名士”、“魏晋名士”。东汉名士是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和道德风范的具体体现。魏晋名士承袭了东汉名士的某些余风，却又与东汉名士风貌迥然有异，显示出其鲜明的特性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魏晋名士何以异军突起？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反杜林论》）风貌独树一帜的魏晋名士正是由汉魏之际的经济基础所孕育，并成长起来的。

历史上曾有许多政论家、文人陈述过东汉后期以来的经济状况，尤以东汉末仲长统《昌言》中的寥寥数语，透露出更多信息。仲氏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在此背景之下，豪强地主的庄园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士族阶层已萌生。正在这时，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召，激起天下民变，黄巾军摧枯拉朽，使正在发展途中的世家大族陡然受阻，他们成长的经济基础庄园经济多被摧毁，既而东汉政局进入更为混乱无章的群雄割据时期。东汉王朝经此动乱，“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社会经济陷入可怕的凋敝时期，初步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完全处于萎缩状态。建安士子们目睹这一幅幅惨状，心境充满无限的悲凉感伤，于是有了一篇篇纪实的诗歌：

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

鸣。(曹操《蒿里行》)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

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蔡琰《悲愤诗》)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蔡琰《悲愤诗》)

面对如此残破凄凉的社会经济惨状，具有雄才伟略的曹操曾施行一系列政策，意在限制豪强兼并，扶持自耕农，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曹丕上台后，为谋夺汉政权，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不但取消了其父抑制豪强的方针，而且赋予世家大族免役免税的特权，于是世家大族的经济势力复又迅速发展，屯田制逐渐破坏，土地兼并愈加剧烈，自耕农民纷纷破产，人身依附关系强化。在此情况下，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互之间的联系削弱，生产的闭塞性相对增强，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这种经济状况对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经济基础的变化，势必引起魏晋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发生变化。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东汉大帝国的大厦

已摇摇欲坠，与政治形势遥相呼应，汉魏之际思想界的局势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两汉王朝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在乱世面前已无能为力，虽然在名义上它还可以支撑一下，但已被束之高阁，各种新思潮乘虚而入，这正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BA 27 02

目 录

引 言：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魏晋名士所处的时代背景	(1)
第一章 六国多雄士 正始出风流	
——正始名士	(1)
浮沉各异势 会合何时谐	
——正始名流	(6)
鸿鹄比翼游 群飞戏太清	
——正始之音	(22)
变故在斯须 百年谁能持	
——正始之变	(35)
第二章 嗟嗟途上士 何用自保持	
——竹林名士	(44)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竹林名士之分野	(47)
龙性难驯 有疾为颡	
——嵇康与阮籍	(49)

为时羁继 左右逢源

——山涛与王戎 (66)

啸歌《酒德》 妙解丝竹

——刘伶与阮咸 (74)

发明奇趣 振起玄风

——向秀 (79)

第三章 末世多轻薄 骀代好浮华

——中朝名士 (85)

托志老庄 述而广之

——郭象 (91)

仪轨自居 佳言如屑

——中朝清谈派 (95)

虚荡为辩 放浊为通

——中朝放达派 (112)

第四章 身居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东晋名士 (122)

朝中权臣 风流宰相

——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四大名士 (140)

居官无事 处事无心

——王濛与孙绰 (167)

钦宗隐逸 尊崇佛学

——郗超与殷浩 (179)

笔走矫龙 誉满丹青

——王羲之与顾恺之 (187)

后 论：照烛三才，辉丽万有	
——魏晋名士的历史地位·····	(208)
后 记·····	(210)

第一章

六国多雄士 正始出风流

——正始名士

曹魏正始年间(240—249),是魏晋名士初展风姿的时代。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这一时期,政治舞台上风云突变,台前是司马氏与曹魏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处于白热化,其深刻背景则是东汉以来的旧世家死灰复燃,进而使天下归己的好梦成真。

所谓旧世家,就是由东汉以来由外戚世家、军功世家、官僚世家和经学世家合流而成的世家大族。他们在东汉末年曾经左右政局,与洛阳学子联合,品评人物,裁量执政,时人谓之朋党,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称,是为士大夫的核心。他们反对宦官专权,或上书苦谏,或大造舆论,合党连群,趾高气扬。但是,到了166年和176年,宦官集团以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铁腕手段,制造两次“党锢之祸”时,大批世族名士受到无情迫害和血腥屠杀,经此打击,世家大族骤衰。随着黄巾起义,东汉瓦解,世家大族的地位更是一蹶不振。在汉末群雄角逐中已掌握东汉政权

的曹操，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的气魄，实行“任人唯贤”，将一度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的选官权——察举制废弃，政府一度获得了选官用人权，这对往昔依凭察举制掌握政权的世家大族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察举制是东汉主要依据乡里选举的一种选官制度。而乡里选举则多半依据乡间宗党平日对某人的长期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即“清议”所决定的。一个人是否能够步入仕途，青云直上，清议的好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定人物的标准着重于“经明行修”，即既对儒家经典有相当深度的研究，又在个人道德风范上无懈可击。这个舆论导向从清议权威的品题中就可以看出。如“五经无双许叔重”，“五经纵横周宣光”，“关西夫子杨伯起”，“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疾恶如风朱伯厚”，“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等。一般说来，东汉世家大族既是“经明行修”的大名士，又是清议权威。士大夫领袖李膺为司隶校尉，“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世说新语·德行》）曹操家族虽有雄厚的财力，但因出身阉宦之家，最为世家大族嫉恨。为获取世族名士的认同，以便步入仕途，曹操不得不经清议一途。他急切地奔走于当时清议权威乔玄、何颙、许劭等人之门，求为己品目。许劭数被纠缠，不得已而评之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虽然“奸贼”二字有些刺耳，但“英雄”二字却非同小可。英雄本谓文武并茂者，汉末人士对英雄情有独钟，他们认为英雄可以为创业之主。傅干曾经说

过：“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裴注引《九州春秋》）正因为如此，曹操得此品目大悦，于是名声日增。以后，曹操一直通过种种努力向世族名士们表示他对宦官集团毫不犹豫的背叛，其广结名士，打击宦官，为受迫害的士大夫伸冤等等，可谓劳神耗力，费尽心机。对于这段遭遇，曹操内心颇感屈辱，耿耿于怀，这就埋下了曹魏新贵日后与旧世家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根源。发迹之后，曹操雄视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再让世族名士清议垄断选官大权，不仅不能实现他叫“天下归心”的宏大抱负，就连曹氏执政本身也是非法的了。在陈琳的讨曹檄文中，有这样的语言：“操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僭效锋侠，好乱乐祸。”（《三国志·魏志》卷6《袁绍传》注）这代表了部分大族名士对曹操的看法。为改变这种状况，曹操如饥如渴地接连下了数道“求贤令”，靠着不合乎常规和传统的“唯才是举”的办法，“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三国志》卷1《魏武帝纪》注引《魏书》）这样，曹氏网罗了一大批未经乡间评议的中小地主为集团骨干。与此同时，或许是出于一种潜意识的报复心理，曹操还有意识地打击东汉以来的势倾天下、名振四海而不为他所用的大族名士，如铲除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逮捕世代公侯的弘农杨彪，杀害大名士杨修、孔融、崔琰，逼死大功臣荀彧。所谓“整齐风俗”，“破浮华交会之徒”，不过是以曹操为首的中小地主

对东汉以来的士族名士抑制和杀戮的堂皇借口而已。世族名士在曹操的铁血政策下，已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凄凄惶惶、迷惘痛苦，而又无可奈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迫改换门庭，择木而栖，硬着头皮参与到曹魏政权中去。然而，他们恢复故国的梦想总是无休无止，他们在企望，在期待。……时机终于到了。曹操结束他大英雄的一生之后，代之而起的继承人，是具有文人气质的曹丕。曹丕以阴谋诡计手段从诸兄弟那里夺得执政地位，为名正言顺地将汉帝赶下台，实现改朝换代，必须获取社会地位极高的大族名士的支持。于是，曹丕向世家大族伸出笼络的手，而实行九品官人法之后，世家大族又迅速恢复元气。本来，九品官人法是朝廷在州郡设置中正，负责将当地人物评为由上上到下下九品，然后由中央政府根据品第的高低授予相应的官职。平心而论，曹丕采取此法的本意是想将选举大权牢牢地把握在中央手里，而魏初中正官品评人物的标准也是家世、德、才三者并重，故一般地主亦能登上政治舞台。但缺口一开，世族名士们凭借其传统的资历和社会地位，开始占据中正职位，在他们把持之下，才德愈来愈被忽视，家世则日益被看重，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因此，九品官人法的实行，使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恢复和强大起来。到魏明帝时，实行给客制度。史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晋书·王恂传》）这一制度又使世家大族经济势力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拥有政治和经济双重特权的世家大族一旦翻身，便不是要与曹魏共天下

的问题，而是要求绝对执政，重建帝国了。出身河内大族的司马懿肩负起旧世家恢复失去天堂的重任，开始以百倍于曹操的毒辣残酷的手段，坚韧不拔地与曹魏新贵族较量，于是演出正始年间血雨腥风的一幕。

曹操为司空时，曾召用司马懿。司马懿鄙薄曹操家世，不肯与之为伍，托病不至。及曹操为丞相，权势显赫之际，再次召懿，司马懿惧祸，被迫应召，为文学掾，历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等官。司马懿胸有城府，善行韬晦，常与太子曹芳游处，深得曹芳信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曹操对于这个被挟持入伙的人似有某种预感，曾告诫曹芳说：“司马氏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儿子并未将老子的话放在心上，执政后仍然重用司马懿，甚至将军权也交给了他。其后司马懿历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给事中、录尚书事等要职。曹芳临终时，还百般信赖地遗命司马懿与曹真、曹休、陈群一道共辅明帝曹芳。

曹芳自幼聪慧，深得曹操、曹芳之宠爱，也获得世人好评。侍中刘放认为他是“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但明帝在位时，并不见有多少秦皇、汉武般的雄略，相反，却将乃祖乃父的基业搞得一团糟，所以陈寿批评他说：“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修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曹操有如此孙子，自然不能识别司马懿的狼子野心。青龙三年（235）春正月，曹芳死，临终执司马懿手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曹爽）辅少子（齐王曹芳），吾得见君，无所恨！”司

马懿顿首流涕，跪受顾命。曹叡死后，葬于高平陵，曹芳即位。

魏明帝为自己儿子找来的不是忠臣，而是掘墓人。本来在明帝时，司马懿权力就够大了。到曹芳时，司马懿进位太傅，食邑万户，子弟十一人皆为列侯，威势逼人。在世家大族支持下，司马懿篡魏之野心愈加膨胀。他暗中培植亲信爪牙，打击异己，于是，在曹魏政权内部，形成了一支以司马氏为首的旧世家势力。这时曹氏已历数代，一批新贵族已经形成。他们年轻气盛，趾高气扬，目空一切，并不把旧世家放在眼里；他们合党连群，互相品题，以无比的热情抨击旧思想，探索新思维，辨析名理，谈《老》论《庄》，奏响了思想学术界领域内的“正始之音”；他们美服饰，尚容止，好服食，善清谈，浓墨彩绘出“正始风流”的千姿百态。这个新贵名士集团的后台老板是曹爽，领袖人物则是何晏、夏侯玄。

浮沉各异势 会合何时谐

——正始名流

随着曹魏新贵族与司马氏为首的旧世家权利之争加剧，正始名士也划分为势同水火的两大派别，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如鹰击长空，如鱼翔浅底，交相展示出名士风流面面情态。

先看看属于曹魏新贵的名士集团吧。如前所述，这个集

团的后台是曹爽。

曹爽字昭伯，为已故大将军、曹操族子曹真之子。少时即以谨重闻名，为魏明帝所爱重。明帝临终时，拜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受遗诏辅佐少主齐王曹芳。曹芳即位，加爽侍中，改封侯安侯，邑万二千户，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权势赫赫。司马懿的一举一动，自然引起他的警惕。在团伙丁谧的策划之下，曹爽假天子诏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实际上是架空了他。曹爽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把持军权，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闕，贵宠无比。这时，大规模的战争风云已消散，没有内忧的年代里培植出以曹爽为首的一代新贵族，他们是南阳何晏、邓飏、李胜，沛国丁谧、东平毕轨、沛国夏侯玄、太原王广、颍川荀粲等，同时也代为司马氏培养了颍川钟会，北地傅嘏等名士，他们共同组成正始名士集团。

夏侯玄（209—254）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征南将军夏侯尚之子，被东晋袁宏《名士传》列为正始名士之首。

夏侯玄的家族与魏皇室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曹操的祖父曹腾，汉安帝永宁中即为宦官，宦官不能娶妻生子，便从夏侯氏家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曹嵩，这就是曹操的父亲。论起辈份，夏侯玄的父亲夏侯尚是曹操的侄儿。夏侯尚与同辈兄弟曹丕友善，亲如骨肉，入为腹心，出为爪牙。夏侯玄的母亲又是明帝曹叡的姑母。陈寿说：夏侯、曹氏，世为婚姻。